



■圖1



■圖2B



■圖2A



■圖3

我的「土」日記

■ 李榮順/神經外科

那是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已經忘了什麼原因，有大半的時間必須留在台南，為了打發時間，因緣際會之下，接觸到了童年時的玩意兒-泥巴（文言一點叫陶藝），牽動本人濃厚的「土性」，因而決定習陶。一般陶藝課多以三個月為一期，記得當時在青年路的「自在陶藝教室」裡，還跟官鋒忠老師（黑面琵鷺茶壺的創作者）商量，因為再來大三的課業很重，可不可以只算暑假兩個月的學費就好，官老師也很乾脆地笑笑拿起計算機打學費乘以三分之二，當時任誰也想不到，那一刻，竟就此揭開了我至今有14年之久的陶藝生活。有時候想起來自己也很覺得很好笑，雖然我是神外醫師，但是從當兵開始對外的演講，幾乎沒有人要我講醫學領域的專題，反倒總是邀我談陶藝，我實在不知道該為自己在陶藝的專業表現受到青睞感到高興，還是要好好跟過去成醫的老師們道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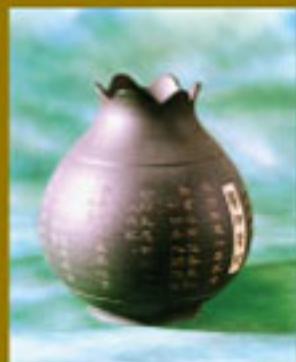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方法來記錄自己走過的足跡及歲月，有的人喜歡提筆寫日記，有的人用相片來留住美麗和回憶，至於我，文筆太差，字體又不賞心悅目，加上工作時間不定，寫日記絕對不是首選，而我生平第一台單眼相機也在學陶那年暑假被偷了（當時我也報名了攝影課），所以只好用還算發達靈巧的手腳，純手工，一點一滴用泥土來記錄我生命各個階段的心情及感受，作品數量並不多，所以只能算是「年記」。以下簡單地介紹我過去14年的「土日子」，希望大家不必要用藝術的角度來審視我的陶作，就單純地以翻閱公開日記的心情來欣賞（不用有偷窺的罪惡感），看看這些土是否能帶給你我什麼共鳴。



■圖4



■圖5



■圖6

『壺說』的日子

官老師是以拋光茶壺聞名的，當時看他專精做壺，總是以為陶藝最難就是茶壺，所以我也決定致力學做茶壺，從此就開始了近三年「壺說八道」的日子。

“意外”通常給人聯想到不太好的結果，但是有時卻帶來更令人驚喜的發展。(圖1)是我第一把像樣的茶壺，當初在接近完工時，我正在拉坯機上做壺蓋最後的修飾，記得那時大概已經花了12個小時聚精會神、小心翼翼地處理，同伴們和老師早就已經在旁邊彈起吉他，喝起啤酒，聊起天來了；一個分心，壺蓋就這樣飛了出去，邊緣便撞了一道傷口(圖2A)，通常這代表一切都要重來了，看到十幾個小時的努力，就這樣功虧一簣，真的差點沒哭出來，就在這時候，有一位喝得微醺的朋友開口說：「你就把手把拉高，剛好頂到撞平的壺蓋就好了(圖2B)。」一般而言，這樣是違反做茶壺的基本原則，事實上這個朋友並不會做壺，他只是用很單純的眼光來看待這個意外，給我補救的建議，沒想到最後竟成就了我第一把有買家出價的茶壺。回頭想想生活中常遇到一些意料外的狀況，若總是用制式的態度去面對，往往跳脫不出泥淖，相反的，如果能停下來，轉換個態度去面對，危機或許就是轉機。

從大三到大五，一把一把的茶壺不斷的誕生，從提樑壺(圖3)，到壺嘴和壺柄一體成型(圖4)，到最後的柴燒壺(圖5)，就技術上或許越來越成熟，但是每次看久了，總覺得我的壺缺少了點什麼，終於在1997年我和工作室朋友在文化中心的聯展時發現，因為我自己不懂



■ 圖7



■ 圖8



■ 圖9

品茗也不喝茶，就算再美的創作，似乎都缺少了一點生命力和說服力，對那時青澀的我而言，就像是抱著「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情懷在做壺，因此從聯展的新體悟後，我就暫時停止做壺了。

瓶的世界

從大六到退伍那段日子，幾乎都是在做大型的花瓶，簡單地就幾件作品來聊聊：**薪傳**（圖6）：大六那年暑假，第一次到美國自助旅行，在舊金山參加一個四天三夜的local tour到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露營，每晚點著營火，看著一根根木材的燃起，想想不管東西方，不管過去現在未來，每個人都是在自己的崗位上接起前人的火炬，謹慎的傳給下一棒，現代醫學不也接著過去Hippocrates或華陀等人的薪火，一步步地走下去，回國後就用記憶中火的樣子做了這個瓶，再把醫師誓詞刻上去。

東海岸的天空（圖7）：不管是高中時曾經參加救國團辦的東海岸健行或是大三時的單車環島，從花蓮走到台東，每每到了晚上，抬頭望天空，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白天太累產生的錯覺，總覺得東海岸的天空美得令人屏息！沒想到十年後，當兵的基地就在旭海大草原附近，每天抬頭就看到數不盡的星星，勾起我高中及大學時的回憶，當下告訴自己，我要把它記錄下來。

綠、石園（圖8）：當兵，對大多數的人來說，總覺得好像白白浪費兩年的時間，的確，剛開始的幾個月，我也有同感，特別是看著大部分同學都想盡辦法除役時，心中更是不平，不過，我萬萬也沒想到我當兵的地方竟然有陶藝工作室，因緣際會認識了前陶藝理事



■圖10



■圖11



■圖12

長張繼陶先生，張老師是以他的釉色“美人醉”聞名，目前兩岸各地的博物館爭相收藏，在他的交談中，無意間很冒昧的問，可不可以幫我燒“美人醉”（就一般而言，陶藝家不會把這種國寶級的釉色燒給別人），沒想到他很爽快的答應，於是我就用當時我部隊的名稱，把這件特殊的作品取名「綠、石園」。

看破（圖9）：上述的故事還有一段插曲，時間大約是在快退伍前，我把做好的4個瓶的素坯送到張老師家，會準備4個作品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我們自己工作室燒出好釉色的成功率約5成，以此推算，可能有2件作品會成功，我打算自己保留一件，另一件送給當時為我引薦的朋友。當我退伍到歐洲玩了兩個月回來後，看到成品時嚇了一跳，沒想到全部都成功，於是自己為可以留下3件作品欣喜不已，記得當時從桃園開回台南的高速公路上，一路上小心翼翼，時速都不敢超過60公里，不時聽到後面的喇叭聲，也只能說抱歉，好不容易到達台南，很快地把作品交給長期合作的攝影師留影，本來想說這樣就大功告成了，沒想到幾天後卻聽到厄耗，其中的兩件被摔破了，剛好就留下了剛開始我最喜歡的一支花瓶「綠、石園」，或許這就是天意，故意讓大家有機會「看破」，每次看到它，就想起天公廟的一字匾：千算萬算不如天一劃。

遊子，家

爸爸媽媽是很傳統的人，至今仍保有過去農村社會的生活習慣，在他們的印象中，對學生而言，讀書是最重要的，做陶是浪費時間，所以從前的作品，每次帶回家，就被批評一番。常聽的像是家裡又沒有人泡茶，茶壺沒什麼用（所以即使特別為他們做的「父母心」

(圖10)，當然也得不到讚美)；或者是說花瓶的瓶口做得太小，拜拜時根本沒辦法插花(事實上他們的兒子就是希望純欣賞，不希望“花”來喧賓奪主，所以故意把瓶口弄小，這可是要花更多的心力和時間製作的)，最後，這些東西的下場，就是塵封在我家的地下室裡。幾年前有一次回家，赫然看到我的作品竟然出現在飯桌上，就是裝著米粉湯的碗(圖11)，媽媽很高興的說，這種碗很實用，可以多做幾個帶回家用。做碗其實是在拉坯到最後時把殘存的土作廢物利用，通常是拿來試釉藥用的，我只是隨手拿幾個回家，本以為又要落腳到地下室了，沒想到因為家中的碗消耗太快(因為當時哥哥的孩子還小)，我的作品竟然是在如此現實的考量下，終於得到家人的認同和欣賞，所以我就把它取名為「阿母碗」。

陀螺 (圖12)

剛進外科的前三年，零零星星還有一些小作品，最近這兩年當了神經外科的總醫師後，值班、開刀、照會、急診、ICU、行政工作等，每天都迷失在「茫茫腦海」中，做陶幾乎是不可能的，大都只能用想的，我也常把此階段戲稱為「陶想時期」(我可沒有說神外扼殺藝術喔!)。我在開刀時通常會放點音樂，這可以緩和緊張的氣氛，最常放的是江蕙的歌，曾經有一台急診開比較久，CD也跟著重覆了好幾次，最後，年輕的Intern受不了，還要求換一片聽；去年過年時我在台中回台南的高速公路上聽到了江蕙的新歌「陀螺」，歌詞寫著人生就像陀螺轉啊轉，想一想我的生活不正是這樣，瞬間心情好像被歌的意境電到一樣，靠著靈感很快地就做好這件作品，我用12個不同顏色、質感、姿勢的陀螺來代表一年12個月的總醫師生活，隨時都有不同的感受，遇到大月可能就像正在旋轉的那顆陀螺，小月就像立起來沒有旋轉的，一年到頭都在這個木板之內轉個不停，此刻或許稍事休息、或者又得不停地旋轉，時間到了，或許繼續往中間移動，或許就選擇另一個框框繼續轉下去。

未來

從茶壺、瓶、生活器皿到抽象作品，隨著每階段時間和心境不同的轉變反映在我的陶作上，或許這就是成長，七年的大學生活，兩年的軍旅生活，到即將完成六年的神經外科醫師訓練，每一階段的成長，很感謝這一路上所有幫助過我的人，從八月起將是我人生另一個里程碑的開始，就像一糰土，我正在仔細思索如何去捏塑，希望未來有機會再展示出來供大家欣賞。